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
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4000

卷三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大誰可前行燕書曰舊年
關東只是我同去李師七
家人肩如今小弟多帶金
珠再去那里人肩轉動見
机而作戴宗時廷曰小弟
願同一往朱武曰見長音
日打華州之賸會與宿太
尉有恩若得此人奏達天
子事必濟矣宋江想起九
天玄女之言遇宿軍上壽
莫非正應此人身上便請
關公謀問曰相公會認得
太尉宿元景麼開爐章曰

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此為
之廢書曹操此時念馬超兵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
人中折却門牙兩箇曹操此時念急令醫士調治
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
龐德斷後操臥於檀車之中左右處置軍護衛而行
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
正是
依稀昔日重關厄 彷彿當年赤壁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他是小生窓之其人極是
仁慈深得上意宋江曰高
太尉回京必不啓奏招安
昔日宿太尉在華州降香
曾與宋江一面之交欲看
此謀如何聞恭謀答曰在
下當修書奉去宋江大喜
即教聞恭謀修書文占立
女課得大吉之兆置酒與
燕書戴宗送行收拾金珠
扮作公人辭別眾頭領來
到東京城下把門軍曰般
帥將有鈞旨恐梁山泊賊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三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到備之為徐州牧為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
命以子之者也其為荊州牧孫權佯表之而操
未之予者也若其為益州牧則備自予之者也
然而自予之勝於曹操之子之者以操為國賊
故操之子不足重也備之為左將軍宣城亭侯
是天子爵之者也若其為漢中王則非天子爵
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無異於天子之

雲長攻拔襄陽郡
第七十三回
立德進位漢中王
到備之為徐州牧為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
命以子之者也其為荊州牧孫權佯表之而操
未之予者也若其為益州牧則備自予之者也
然而自予之勝於曹操之子之者以操為國賊
故操之子不足重也備之為左將軍宣城亭侯
是天子爵之者也若其為漢中王則非天子爵
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無異於天子之

人夾帶入城因此盤詰燕
青笑曰俺從小在開封府
走過公文何須盤詰便向
身邊取出假公文與他看
監門官曰既是開封府公
人放他人去燕青收了公
文與戴宗兩個逕奔開封
府前來客店安下

兩挑行李奔東京
書夜兼行不住程
盤詐徒勞空費力
禁門安識此深情
次日燕青扮作小閹模樣

取了金珠分付戴宗曰小
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
倘有些決撒哥也快自回
去戴宗應允燕青遂投李
師師家來到門首揭起綉
簾行到裡面咳嗽了一声
不出見儀傳與李媽上出
來見了燕青吃了一驚問
曰你如何又來我家燕青
拜笑曰持來拜請娘子自
有話說李媽上曰前番多
被這家有些便說燕青曰
請娘子相見方纔說得李

僞之者以僞能討國賊則固天子之所欲爵也
裴奏獻帝之文稱與董承同受密詔既受王爵
之後便令關公北伐樊城大義昭然炳若日月
故綱目於劉備之領益州牧稱漢中王無貶辭
焉
曹操稱公稱王而子孫又追稱之為帝而博於
朝者尊於天下稱於一時者尊於後世天下後
世之稱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賊而已
矣若關公之為漢壽亭侯又為前將軍一國爵
之天下不得而議之一時爵之後世不得而議
之彼時且不獨侯之將之又從而王之帝之可
見爵以人重耳人豈以爵重哉

孫權之求婚於關公也當代為公致對曰兩家
之和不在婚姻不婚也漢中王嘗受室於
東吳矣吳侯能惠顧前好則有孫夫人在何必
又重以其之婚姻苟其不能雖婚無益如是則
辭婉而意妙不致大傷東吳之心也雖然若謂
荆卿之夫為關公拒婚所致則又不然曹仁之
女曾配孫權之弟而竟無解於赤壁之師曹操
之女亦為獻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奪之志此
非其明驗耶且立德之自吳逃歸權欲追而殺
之又欲并其妹而殺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殺
立德女能以娶關公之女故而不奪荆州然則
公之拒婚誠不為過但天子一語大覺不堪耳

師上在屏風後听了轉將
出來別是一般風韻得見
容貌似海棠恁恁曉露
肢如楊柳舞風連疑
聞死瑤姬絕勝桂官仙
姊

又有詩曰

秋水精神瑞雪飄
芳容麗質更妖嬈
動來玉指纖纖軟
行處金蓮步步嬌
鳳眼半彎琥珀
猩唇一點櫻桃

自王在香老解語

千金良夜更誰消

當下李師上輕移蓮步款
感湘裙行到客位燕青忙
整衣冠與李師上禮拜已
畢李師上亦答了禮目前
者驚得我安身無處你當
初騙我說是張閑那兩個
是山東客人后弄出本事
來不是我巧言奉迎官家
時却不滿爾遭禍未知前
日來者是誰你須是說
青曰小弟說出娘子休驚

巨鮑假意做媒倒弄假成真諸葛瑾好意做媒
反為奸成怨感戲曰孫權之子當令姑娘作伐
閉公之女須待伯母主婚既欲親上加親何不
即使親人說親正尋笑曰姑娘撒却姑夫而歸
伯母不顧伯父而去上一輩正與下一輩看樣
東吳若傳孫夫人之命一發不濟矣
孔明若不使關公取樊城則荆州可以不失即
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將以代公守荆州
則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計不出此此不得
為孔明咎也天也關公若能聽王甫而不用香
濤則關公可以不死若不用糜芳傅士仁則關
公亦可以不死而關公又計不及此此不得為

關公咎也天也人欲興漢而天不祚漢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此卷正叙得襄陽之事下卷又叙斬龐德獲于
禁之事皆快事也而出兵之前乃有失火為之
告凶又有惡夢為之告變是為七十六回伏
線也夫為失意伏線而伏於將失意之時不足
可惟伏於將快意之時則深足奇此非作者有
意為如此之文而實古來天然有如此之事奈
何今人眼光甚短但能及寸不能及天但能及
尺不能及丈耶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
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

前番那上頭坐的曹操正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是宋江第二位便是柴進是柴世宗嫡孫孫其外是戴宗李逵小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呼為浪子班青當初俺哥上東京來見娘子尊顏若箇買笑久問娘子遇際天子以此來告訴表曲望將替天行道之心上達天听自得招安不想驚唬娘子今俺哥已無可拜送聊具微物奉敬望乞笑留班青道美打開

人人喪胆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此時頭快人心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立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不獨當日人心者至此亦於尋眾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未敢為之大悅遂啟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人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孔明之意非幾獻帝也始欲如唐肅宗靈武之事尊帝為上皇且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玄德大驚曰軍

帕子堆在桌上都是金珠

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為此

寶貝器皿那處愛財一

事是反漢矣立德以在上

見便喜忙教收拾過了便

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

請班青進小閣兒坐定安

朋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生而

排酒饌李師上親自相陪

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

李師上曰久聞義士大名

守義恐失眾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孔明以在下

奈班青人與你備作成自

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

此屈沉水泊班青又將二

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眾心解矣上是孔明勸進此

次招安事說了一番李師

孔明曰主公生平以義為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

師曰我原知了且開懷暢

襄兩川之地可暫為漢中王立德曰汝等雖欲尊吾

飲几杯酒至早酣這師上

為主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不是辭王孔明曰今宜

見班青人物風雅却以甜

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

言撩撥引誘風情班青是

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



言撩撥引誘風情班青是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

伶俐之人如何不省得只何不可每列立德諫讓處便立德此日汝勿多言孔

怕誤其大事那裡敢惹李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

師曰聞知哥七精于諸未為遲也操賊夾天子以命諸侯天子之語乃操主

般樂聽願聞見教燕青答之者也故先稱王而後奉表乃權宜之法

曰小人畧知得些怎生在立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

娘子跟前賣弄李師曰月築壇於鄆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

我便先吹一曲奉功喚了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立德登壇進冠冕

好取過一官鳳討來李師聖綬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為漢中王

七吹動端的穿雲裂石之正正與魏王子劉禪立為王世子封許靖為太傅法

声俊俏烟花暗有情加九錫不同

玉簫吹出鳳凰声正為尙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理軍國軍事封關羽

燕青亦是心伶俐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守

一曲穿雲透天憐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立德既為漢中王遂修表一道

燕青听了喝采不已李師差人齎赴許都表曰

上通通簫來典城青吹燕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

青要師師歡喜接過簫來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

便吹一曲李師听了喜合之內否而未奈惟憂及側疾如疾首

不自勝取過檀板撥清音董卓偽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

唱妙詞一首燕青和果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

然是玉珮齊鳴簫驚雙討暴逆並殲以漸冰消

李師師執杯親與燕青奉操久未具除侵擅國權忿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

酒殷勤放出妖嬈声來燕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身陷害

青唯喏而已李師上笑曰受得一筒

問哥曰好身在綉願求一臣播越失據忠義不異

現燕青笑曰小子賤体息得使操窮凶極逆王后戮殺皇子鳩害

敢在娘子跟前脫衣裸体家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夫幼常

恐殞沒辜負國恩藉藉永歎夕惕若厲是今

良辰美景



李師上再三要看燕青只
得脫膊下來李師師看見
欲愛將手來摸他身上燕
青慌忙穿衣李師上再與
燕青把盞交將言語調他
燕青恐怕弄假成真心生
一計曰勤問娘子今年貴
庚李師上答曰今年二十
七歲燕青曰小子今年二
十五既蒙娘子錯愛願拜
為姐七何如說罷便納頭
拜了四拜這是燕青銷定
耶婦人一点邪心中問好

臣羣僚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帝王
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
哺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
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
益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
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以上述羣下推戴之意臣伏自三
省受國厚恩荷在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
復泰高位以重罪謗以上自叙謙讓之懷羣僚見逼道臣以
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
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曰若應權逼變以寧靜聖朝
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
威以上又述羣下復仰惟爵號位高願厚俯思報請不得復辭之故

幹大事李師上曰小可只
在我家安歇燕青曰既蒙
錯愛回店中去取行李便
來李師上曰我這理專望
燕青別了李師上送到客
店中把前事說與二人知
道燕青曰如此最好只恐
兄弟心猿意馬拴縛不定
燕青曰好漢死世若為酒
色失其大事此輩禽獸何
異燕青曰乘此机会你富
速去善觀方便早幹了事
便回燕青收拾一包零碎

效一深責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取不盡力輸誠
後當計謹拜表以聞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之德自立漢中王大怒
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即時傳令盡起傾
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决雌雄操以備為英雄目
知有今日矣又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
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
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
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相達此時漸漸出頭操喜問曰
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
間竊取回去照應六十一回中事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

金銀弄幾件行李再回李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齋書往說孫權
師上家將一半散與全家使與兵取荆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時
大小無一个不効喜都叫大王與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
叔也收拾一間房與孫書
家歡幸夜將時人傳孫天
子今晚到來請書所得便
去拜告李師也曰姐也做
個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見
聖願告的一昏御筆赦書
寫出姐也之德李師也曰
今晚教你見天子一面自
有下落看也月色朦朧花
香發上蘭射芙蓉各見道

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黃門
扮作白衣秀士從地道中
逕到李師也後門來到閣
子裡坐下燈煤灯烛李師
師整肅衣冠前來接駕拜
舞已畢天子命去冠裳小
衣相侍寡人李師也承旨
去了冠服迎駕入房擺設
異品餚饌舉杯上劝天子
大喜教愛御賜你同榻並
坐李師也見天子欢喜
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連曰特來來結兩家
之好君士吳侯有一子甚聰明問將軍有一女特來

不肯還荆州曹操
獨肯分疆土耶 孫權
館舍安歇權與眾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
有理過今日之議敢不奉承 今可一面送蒲龍回
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
可行事張昭只要和親諸葛瑾曰其聞雲長目到荆
州劉備娶與雲長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
許字人 雲長家事事借諸葛瑾 某願往與王公世子
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
不肯然後助曹取荆州 諸葛瑾有孫權用其謀先送
蒲龍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荆州來入城見雲
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連曰特來來結兩家
之好君士吳侯有一子甚聰明問將軍有一女特來

見聖上未敢擅便天子曰
既是要卿兄弟便宜來見
寡人何妨遂喚燕青直到
房內面見天子燕青使山
呼天子見燕青人物先有
願愛之心李師也叫燕青
吹簫伏侍聖上飲酒又叫
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曰
臣所記之曲無非是淫詞
艷曲惟恐獲罪天子曰寡
人私行妓館正要時興
艷曲卿只顧唱來燕青接
退象板靜開喉嚨唱漁家

樂一曲道是

一別家鄉音信杳百種
相思腸斷何時了燕子
不來花又老一春瘦的
腰兒小薄倖郎君何時
到暗想當初算度相逢
好着我好夢欲成還又
杳綠窗但看春燈睡
燕青唱罷好似黃鸝弄巧
聲韻悠揚天子甚喜即命
再唱燕青拜伏奏曰臣粗
諷俗調恐不足聖所天子
曰取樂而已何妨之有燕
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
能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商議動兵吳說魏先發
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荆州以上接
雨邊以下接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
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官庭又置館舍自成
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磨積糧草步道
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為西川大細作人探聽得曹操
結連東吳欲取荆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



言又唱套感字木蘭花一曲道是
必發探令曹仁先與兵矣明見萬里是漢中五日

聽哀告聽哀告賤軀流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這言語與雲長

落誰知道誰知道極天孔明又使雲長先發

彌地罪惡難分顏倒有是說先一是一是漢中王大喜即差前司馬費

人提出火坑日肝胆常詩為使費據話命投荆州來雲長出郭迎接人城至

存忠孝當存忠孝有朝公解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

須犯大恩人報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

班青唱罷天子失驚問曰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

卿何故有此曲班青大哭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

拜于地下奏曰臣有迷天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遂不肯受印公大好勝

之罪不敢奏上天子曰赦虎配大又不肯以虎並虎嚴類若而翼德以為此心

汝無罪班青奏曰臣自幼黃忠不服者而雲長以為老二公情性又自不同以

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

流落山東路經梁山泊遇為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位為王君蕭何

被掠上山住了二年今日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怒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

方得脫身走回京師雖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以兄弟之將軍

姐七誠恐被人拿捉難以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

分說李師師目望陛下作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成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

主天子笑曰你既是李行高下願將軍熟思之詩之善於說雲長大悟乃再拜

首兄弟誰敢拿你班青以詞與張遜等

目視李師師李師師撒嬌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悟大事即拜受印綬費

撒知秦天子目望陛下親詩方出王青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便

賜一道赦書他緣放心天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為先鋒先引一軍於荆州城外

子曰又無御宅在此如何屯扎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飲至三更忽報城外

寫得師七日陛下親書御寨中火起雲長急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

筆像強似御宅天子九奏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營撼動把軍器櫃

漢宋奇書



命取文房舉筆問燕青姓
草盡皆燒燬便是
名燕青曰臣喚作燕青天
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三人作
子便寫御書一道神霄王
府真主宣和羽士盧靖道
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
應無罪諸司不許拿問下
面押個御書花字燕青叩
首受命李師上亦謝恩了
天子便問汝在梁山泊二
年必知那里偷細燕青曰
宋江這夥人旗上大書替
天行道常以忠義為主不
敢侵占州府不敢侵害良
民只是三望招安與國家
州來投降開公公心甚替曰相救之情甚愛之
公是二十七回中今隨詩入川見漢中王受命
事於此照應出來今隨詩入川見漢中王受命
詩辭別開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且說開公是
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豬其大如牛
鬃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其江漢書之
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雲長驚覺乃
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痛又是不祥之兆先主夢
是是庸應夢覺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豬亦
在自身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豬亦
言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聚多官
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衆論不
一雲長曰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亦何憾說一死
許了招安方纔放回燕青

命取文房舉筆問燕青姓
草盡皆燒燬便是
名燕青曰臣喚作燕青天
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三人作
子便寫御書一道神霄王
府真主宣和羽士盧靖道
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
應無罪諸司不許拿問下
面押個御書花字燕青叩
首受命李師上亦謝恩了
天子便問汝在梁山泊二
年必知那里偷細燕青曰
宋江這夥人旗上大書替
天行道常以忠義為主不
敢侵占州府不敢侵害良
民只是三望招安與國家
州來投降開公公心甚替曰相救之情甚愛之
公是二十七回中今隨詩入川見漢中王受命
事於此照應出來今隨詩入川見漢中王受命
詩辭別開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且說開公是
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豬其大如牛
鬃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其江漢書之
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雲長驚覺乃
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痛又是不祥之兆先主夢
是是庸應夢覺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豬亦
在自身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豬亦
言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聚多官
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衆論不
一雲長曰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亦何憾說一死
許了招安方纔放回燕青

聞本謀在彼質當時天子假節敕都督荆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眾官拜賀曰
听罷嘆曰寡人怎知此事此足見猪龍之瑞也今日詳夢者大都煩此於是雲長坦然不
重責回朝奏說軍士不伏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
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
王、將軍約會東吳取荆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
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不可
輕敵不如堅守乃為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
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豈知滄七重之水竟不能以土掩乎將至兵迎
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今滿寵守樊
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與關平廖化二
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獨戰翟元
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

天子與師上同寢
此夜官車暗出遊
青樓深處染綢繆
當筵得謔龍鬚子

遂使英雄志願酬

當夜五更內侍黃門接駕
去了燕青起來迺到店中
對雲宗說知兩個打點金
珠取出聞恭謙書遂投箱
大尉府中來見大尉陸所
燕青直人見大尉問是那
里公幹燕青曰小人從山
東來有聞恭謙書札上呈
大尉看了封皮說道却原
來是我同窓的聞煥章折
書看目
大尉恩相鈞座前賤子
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

殺荆州兵退二十里先退後進公亦善於用兵次日又來將戰

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荆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

誘敵殊妙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

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

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

展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官得雲長聲勢曹仁膽戰心驚

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

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

欲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

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

陽官軍無民此時取襄陽如反掌誠不料有後事隨軍司馬王甫曰將

自髫年時出入門墻已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荆州之意儘空兵運
經三十載矣昨蒙高殿取荆州如之奈何為呂蒙襲荆州伏筆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
帥喚重軍前參謀大事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
奈緣功諫不從三番敗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儘吳兵渡
續言之甚蓋高太尉與賤子一同被擄陷于縲守之以
總義士宋公明寬裕仁江夜則明火畫則舉烟為號吾當親往擊之烽火不
惹不忍加害目今高殿以人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日恐不竭力必
帥帶領梁山泊蕭讓和赴京欲請招安留賤子在此質實萬望恩相
金言早晚於天子前題更改趙果現掌糧料亦是軍事汝勿疑只與我
奏早降招安之典俾令

義士宋公明等身得活烽火臺去王前快快拜辭而行荆州之失實原於此雲長令關

馬釋罪建功立業非特平淮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

國家之幸甚實天下之退守樊城謂滿龍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

幸甚也立功名于萬古如之奈何龍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

見義勇于千牛救取賤堅守正言問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離荆州

子寔領再生之賜拂袖仁大驚龍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

率七軍至能察不勝激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龍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

切之至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

宿太尉看書大驚問曰你軍半渡可擊兵法成器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

是何人燕青答曰小人是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急難抵當矣仁即與兵二

梁山道班青曹太尉在十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江日只見前面舖

漢州進香時受會伏侍恩相傾向身披取過金珠奉施開處重橫力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軍見

相傾向身披取過金珠奉施開處重橫力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軍見

相傾向身披取過金珠奉施開處重橫力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軍見



卷之二十一 第十一

上曰宋公明上獻此微物
聊表寸心只望太尉于天
子前題奏招安則梁山泊
之眾皆感大恩宿太尉所
罷收了金珠教甄善且退
甄善和戴宗回店巾商議
曰這兩件事完矣只有蕭
讓樂和在高太尉府中怎
生得出戴宗曰我和你依
田扮作公人去太尉府前
伺候賺得一個通了消息
自有討較兩人逕投太平
橋來只見高府裡一個虞
第七十四回

雲長神威凜凜不戰而走寫得雲長聲勢呂常喝止不住雲
長混殺過來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
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雲呈
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
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云解樊
城之圍其將應聲而出眾視之乃于禁也曹操此時
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眾人曰誰
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口某願施大馬之勞生擒關
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

未見東吳來伺隙 先將北魏又添兵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侯出來燕青復向前與他
施礼曰請幹辦到茶坊中
說話兩人入茶坊裡與戴
宗相見同坐吃茶燕青曰
寔不瞞幹辦說前日太尉
從梁山泊來帶得兩個人
一個叫做樂和與我這哥
哥是親眷要見他一面相
與幹辦引他來一會就送
這錠銀子與足下那人便
曰這兩人在太尉後花園
中宿歇我引來與你相見
那人便起身分付曰你兩

龐令名搥搥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關公初欲與馬超比試而今與馬超之部將而
爭終是與戰馬超無異也馬超既與關公為一
家而龐德乃與關公死戰是亦與戰馬超無異
也以關公敵馬超猶未為損重而以龐德關馬
超毋乃為背主乎其後既不肯背曹操而降關
公其初何以背馬騰而降曹操故龐德之死君
子無取焉

關公以水勝者有二一為曰河之水一為襄江
之水白河之水是奉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
襄江之水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小用

個只在這里等我送入府
去了有詩爲証

相府深沉未計開

一時計策便安排

燕青當下傳消息

引出蛟龍入海來

少時只見那盧俊慌忙出
來曰叫出在且房了燕青
就把銀子與他盧俊便引
燕青身房裡見樂和曰我
同戴宗在此定計賺你兩
人出來樂和曰今高太尉
把我們養在後花園中墻

垣又高如何能勾出來燕
青曰這墻有樹皮樂和曰
傍墻有大柳樹燕青曰今
夜只听咳嗽爲号我在外
面拋入兩條索子你就柳
樹上把索子縛了我二人
在墻外把索子扯緊你兩
個就從索子上盤將出來
四更爲期不可失約那盧
俊曰你兩人只管說甚麼
倘人撞見不便樂和只得
人去暗通蕭讓燕青與戴
宗說知就街上買一條粗

之不過火後之餘波大用之遂作軍前之勝算
蓋孔明以水濟火而關公則純用水而水之功
更大於前矣雖然立德以孔明爲水孔明而用
水猶之以水濟水耳若關公性烈如火而赤如
火坐下之馬亦如火則雖純用水而亦可謂之
以水濟火云

襄江之決可以滄七軍而不足以取樊城何也
曰水之灌兵也易而灌城也難灌兵之水頓而
速灌城之水漸而遲速則敵不及防而遲則敵
能自守也然則決泗水而取下邳決漳水而取
冀州將拜曹操之用水獨勝於關公乎曰是又
不然使下邳無侯成之納款冀州無審榮之獻

門則二城未必可入操之幸勝豈盡水之力哉
關公之欲決襄江與冷苞之欲決漳江其謀無
異不可以成敗論也苞之所以敗者彭萊告焉
而龐統防焉公之所以勝者成何覺焉而于禁
昧焉法正知之蚤故不移營而無傷龐德知之
晚雖欲移營而無及同一謀而謀之成不成亦
視敵之愚與不愚耳

魚入罾口而關公坐享漁人之利矣乃龐德幾
爲網之漏而卒爲狙之登于禁不爲校之意而
幸爲池之畜其故何也蓋魚入罾而難脫此禁
之所以被擒爲得水而不涸此禁之所以終活
與

索藏在身边先在肩太尉
 府後看了落脚處原來府
 後是條河河邊有一隻空
 船攪着兩個潛入船裡伏
 了看已更樓已打四更兩
 個便來咳嗽只听得牆內
 咳嗽燕青便把索子拋將
 過去約莫裡面拴緊牢了
 二人在外攪定索子只見
 樂和先盤出牆隨後燕議
 也溜下來四人趁天未明
 回店敲開店門打火做飯
 等逐店錢等開城門一瀉

觀於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下之不欲復興漢室
 也當單福取樊城之時其兵力不足以守樊城
 故其後終至於垂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
 兵力將不止於取樊城則其時甚利於得樊城
 而惜乎其中阻也讀書至此為之三嘆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眾將誰敢作先
 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
 威震華夏未逢敵手今遇合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
 為征南將軍加龐德為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
 樊城天一生水他六戎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
 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自恭
 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

而出望梁山泊回報消息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燕青心胆豎如鉄
 外貌風流却異常

花柳叢中逢妓女
 洞房深處遇君王

只因姓字題金榜
 致使皇恩降玉章

持本御書丹詔去
 英雄從此作忠良

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為先鋒豈不悞事世警問其故
 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
 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照應况其親兄龐柔亦在
 西川為官又補叙前今使他為先鋒是撥油救火也
 將軍何不啟知魏王別換一人去有此一段言語愈
 易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啟知曹操操省悟即喚龐
 德至堦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
 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令馬超現
 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
 眾目何操推託別人亦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
 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
 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

却說高太尉府中從人次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人骨髓誓不相
日送飯與蕭讓樂和吃房見恩已斷矣殺嫂絕兄是為無親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
中不見二人來花園中見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背主從操是為無君
柳樹上縛着兩條粗索已知走了只得報知太尉高
休听了越添愁悶只在府中推病不出次日天子陛
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星斗依稀玉漏殘
鏗鏘環珮列于官
露凝仙掌金盤冷
月映瑤池玉闕寒
禁柳綠連青瑣闥

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唯大王察之操乃扶起
龐德慨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
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老賊善於
用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槓亦是此次日請諸友
赴席列槓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
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主重恩誓
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為
彼所殺即不為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槓以
示無空回之理若死於疆場當以馬車裹屍且何以槓為衆皆嗟嘆德喚

官桃紅壓碧梅村

皇風浩穆乾坤泰

于載君臣會合難

當日天子駕坐文德殿文武分班侍立天子令近臣
宣樞密使童貫問班問曰
去歲統軍征勦梁山泊勝
負如何童貫奏自臣去歲
統軍征取正值暑熱軍兵
患病糧且罷兵次日降詔
此賊不伏招安天子喝曰
都是汝等奸佞之臣騙着
寡人去歲引兵去討片甲

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為先鋒義
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
長大必當與吾報讐也以死自誓固是好漢惜其用之不當耳妻子痛
哭送別德令扶槓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
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即取吾屍置此槓中
後被周倉活擒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即取其首置此
槓內回獻魏王魏為已設則可若為敵設益覺無謂部將五百人皆曰
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
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
憂焉賈誼先謂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
竊慮之其其欺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
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

無回矣後高休自己遭擒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
宋江不殺放回寡人休訪得明宋江等不掠良民只待招安汝等不体朕意書
國家大事本欲拿問看汝先建功績權怨這遭再犯定行處治重賞督得汗流
浹背退立一傍天子宣翰林學士與寡人親修丹詔前去招撫宋江等聖旨未
畢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奏曰臣雖不才願賈詔往天子大喜曰待朕御筆親
寫丹詔近臣捧過文房四寶爲訖又用了御宝命書官取金牌三十六面銀牌
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疋綠錦七十二疋皇封御酒一百罈八瓶尺付宿元景
又贈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日就行齊太尉拜辭出朝正是鳳皇御禁裡啣出
紫泥書有詩爲証

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誰知關公聲價雖死不挫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擡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擡一木檝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豈子何敢藐視吾耶開公好勝又遇着一箇不怕死的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安南龐德四箇白字用白書字便是挂孝之兆願以今之銘旌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士卒數人肩擡木檝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背王二字龐德聞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龐德無見豈識關公有手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安歇不是寫關公德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蚤來受死龐德求討死公欲以毛與之鼓聲响處



珍重使臣宣帝澤

在此龐德何不蚤來受死

曾看水滸尺來降

且說宿太尉賈進御酒金銀牌面段疋之物打起御賜金字黃旗眾官相送出城投濟州進發却說戴宗燕青蕭讓樂和四人連夜到山寨把上件事說與宋公明知燕青取出皇帝御筆赦書與眾人看異用曰此回必有佳音宋江大喜不數日忽報說朝廷差宿太尉親賚丹詔前來招安不日到也宋江听罢即

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檄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為刀惜亦當為公惜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了在衆人眼中寫一句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德亦心服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到底只是要尋死禁不敢阻而關公曰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

將令分稅人員從梁山泊

直抵濟州地面扎縛起二十四處台棚上面結綵懸花下面陳設笙簫鼓樂于各棚去處迎接詔勅每一座台棚上撥一個小頭目監造准備筵宴且說宿太尉一行人馬迤邐到濟州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館驛中安下宿太尉曰天子近聞梁山泊以忠義為主不侵州郡今差下官賚到御筆親書丹詔勅賜

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差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平之言深見大體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關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矢亦隨後趕去關平處精細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原又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轡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不能以刀勝而欲以箭勝亦不英雄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平能關公急睁眼看時弓弦響處箭卓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

金銀牌面錦緞御酒來此
 招安張叔夜曰這夥人若
 蒙招安必存忠義報國矣
 宿太尉曰煩太守往山寨
 報知張叔夜曰願往隨即
 帶了隨從出城迎投梁山
 怕來早有小頭目接看報
 知寨裡宋江慌忙下山迎
 接到忠義堂上刑畢張叔
 夜曰恭賀朝廷特差殿前
 宿太尉賈御筆親書丹詔
 前來招安現到濟州城內
 義士可以準備迎接詔旨

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
 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
 軍于禁初阻龐德今故忌之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
 有戒開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鳴金收軍
 解說得德曰若不收軍吾斬了此人也有開平相救
 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
 懊悔不已却說關公回營接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
 用金瘡藥敷之後文有一箭射得重此處先有一箭射得輕為之作引關公痛
 恨龐德謂眾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讐眾將對曰將
 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次日人報龐德引
 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眾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
 關平把住隘口分付眾將休報知關公寫開平精龐細之極

宋江欲留張叔夜曰太尉
 專等回音改日再會宋江
 令括出金銀相送張太守
 笑曰某非為此而來決然
 不受宋江曰微物勿却張
 叔夜曰多謝義士厚意且
 留大寨事完之後却來領
 受這太守可謂廉以律身
 者也

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
 公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
 殺人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
 王戒旨相推不肯出兵于禁忌龐德正為龐德背馬超之報龐德累欲
 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
 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
 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龐德前為楊松之忌遂降曹操今有于禁之忌何不降開
 公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
 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
 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
 不整軍上恠亂又在關公眼中城北十里山谷之內
 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伏筆看了半晌喚鄉

賢良太守來傳信
 便把黃金作餞行
 因讓當時尊義士
 一潭秋月見分明

因讓當時尊義士
 一潭秋月見分明

宋江便差吳用宋武蕭護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魯口川
 樂和四個跟隨張太守下也問公大喜曰于禁必為我擒矣將士問曰將軍何
 山往濟州迎接直到館驛
 中亦見太尉拜罷太尉問
 其姓氏吳用答曰小人吳
 用他乃宋武蕭護樂和承
 兄長宋江之命特來迎接
 恩相約定後日衆人離寨
 三十里外相迎宿太尉大
 喜曰下官知汝兄弟素懷
 忠義只被奸臣閉塞曰今
 天子悉已知之勅命下官
 請丹詔時來招安汝等勿
 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
 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
 魯口川之兵皆為魚鱉矣不獨于禁為魚關平拜服
 却說魏軍屯於魯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
 水其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其公曰非汝所知
 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於魯口川險隘
 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
 子禁被擒正復相似而龐統則有被射川名魯口諸將不信公回木
 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

疑吳用等拜謝張叔夜設
 宴款待第三日裝起香車
 三庄將御酒金銀牌面紅
 綠錦緞各一處扛抬龍亭
 內安置詔書宿太尉上馬
 隨龍亭後太守張叔夜吳
 用等各乘馬隨後前面打
 着金字招安御賜黃旗出
 了濟州城及十里迎着山
 棚宿太尉見上面結彩懸
 花下面笙簫鼓樂隨道迎
 接一路如此再行十數里
 望見香烟繚繞宋江盧俊
 鼓譟乘六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

稍遠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荆州兵
 移於高阜處何口中補出又於漢水口預備戰伐
 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蚤為計于禁吐曰匹夫惑
 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于禁有來知兵今何愚
 有私私則昭成何羞慚而退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
 明可不戒哉昧之甚總之人不可以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
 於他處只相等明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
 於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鼓震地德大驚急出帳
 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瓶隨波逐浪
 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
 小山避水地水師化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
 鼓譟乘六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

義等伏道相巡見過了太
尉將恩詔迎至水泊但見
有千百隻船迎來接了過
去直至金沙灘上岸三開
之下鼓樂喧天直至忠義
堂前下馬龍亭香車抬放
忠義堂上將御書丹詔安
放几案上金良牌面紅綠
錦緞并御酒排于左右桌
上宋江盧俊義舉請太尉
太守上堂設座右邊立着
蕭讓左邊立着裴宣宋江
等都跪在堂前裴宣贊社
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事
開公令盡去衣甲拘
收人船則已人魚舟然後來擒龐德時龐德并二董
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開公
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開公將船四面圍
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
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
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命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新
董超董衡於前其初本是二董疑龐德今反屬聲曰
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為例於是眾皆奮力禦敵自平
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開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
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勇將不
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此一語在彼擒於

宋江請詔

朕自即位以來用仁義
以安天下行禮樂以安
海內公嘗謂以定于文
求賢之心未嘗少息愛
民之政猶恐未洽博施
濟眾欲與天地均同休
道行仁威使黎民蒙庇
遐邇赤子悉知朕意切
念宋江盧俊義等當懷
忠義不施暴虐歸順之
心已久報効之志凜然
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
人有詩曰
今日乃我死口也死則死矣但不知汝可管方死戰
成何依令向前被開公一箭射落水中眾軍皆降止
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荆州數千人駕小舟近堤來
德提刀飛身一躍單上小船立殺十餘人有此木事
不得餘皆棄船赴水逃命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
棹欲向樊城而走與許褚相類只見上流頭一將
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水舟彷彿相類水中船上那將
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眾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
也先叙其功倉素知水性又在荆州住了數年愈加
憤熱勇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又補叙周于禁所領
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後
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

其情懇深可憫焉朕特

夜半征鼙動震天

襄樊平地作深淵

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贊

關公神算誰能及

華夏威名萬古傳

奉詔書親到梁山泊將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力手押過于禁來

宋江等眾大小人員所

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大失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

犯罪惡盡行赦免給賜

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普以死報公綽

金牌三十六面紅錦三

髯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荆

十六疋賜與宋江等以

州大牢內監候荆州大牢權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

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

去訖為後文關公又今押過龐德睜眉怒目立而

綠錦七十一疋賜與宋

不跪不肯晚開公獨言關公曰汝兒現在漢中汝敢

江等次之頭領赦書到

主馬超亦在蜀中為大將汝如何不蚤降絕不記彼

日莫負朕心早乞歸降

等德德大怒曰吾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德之所以

必當重用故茲詔勅想

以妻了在許昌故那婦可殺不絕口公大怒喝令

且知悉

元可絕而妻子獨不可與絕口公大怒喝令

宣和四年三月一日詔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頭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此時

請讓讀罷詔書宋江等謝關公另以木槨葬之原來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城

恩畢宿太尉教取過金銀之類不知漂沒尋何所矣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

雖面綴錦令裴宣照名給水勢益甚城漸上浸場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任

教教關御酒執着金杯斟軍眾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

退酒來對眾頭領曰下官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

奉君命賚御酒到此命賜身皆是怕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

眾位誠恐義士見疑下官死的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成何知水之將

先飲過此杯眾頭領稱謝將去而一見聽一不見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在

不已叫斟酒來先勸宋江聽亦有幸有不幸焉邨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軍難養後也今若棄

宋江跪飲然後一百單八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

人俱飲一杯宋江教收過以為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宣之教幾誤大事

御酒却請太尉中坐眾頭



領拜伏謝恩宋江曰小子
昔日在西岳得識尊顏多
感太尉厚恩于天子前力
奏救援銘心刻骨不敢有
忘太尉曰下官已知義士
等忠義奈緣不知裏曲未
敢題奏前者得聞恭謀書
文蒙厚礼方知裏曲敢
奏此事不期天子盡知脩
細重賞實察怪高俅天
子御筆親書丹詔特差下
官到此撫恤招安望義士
火槍前京無負天子頒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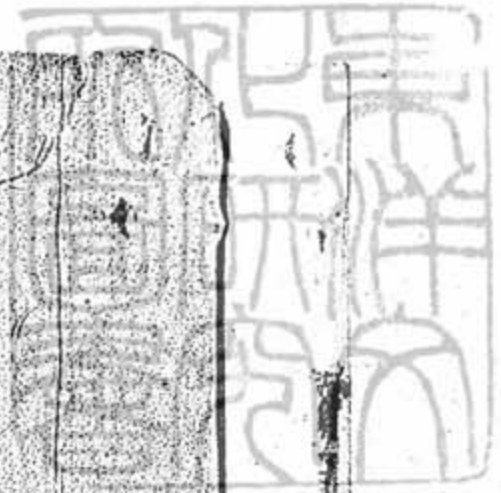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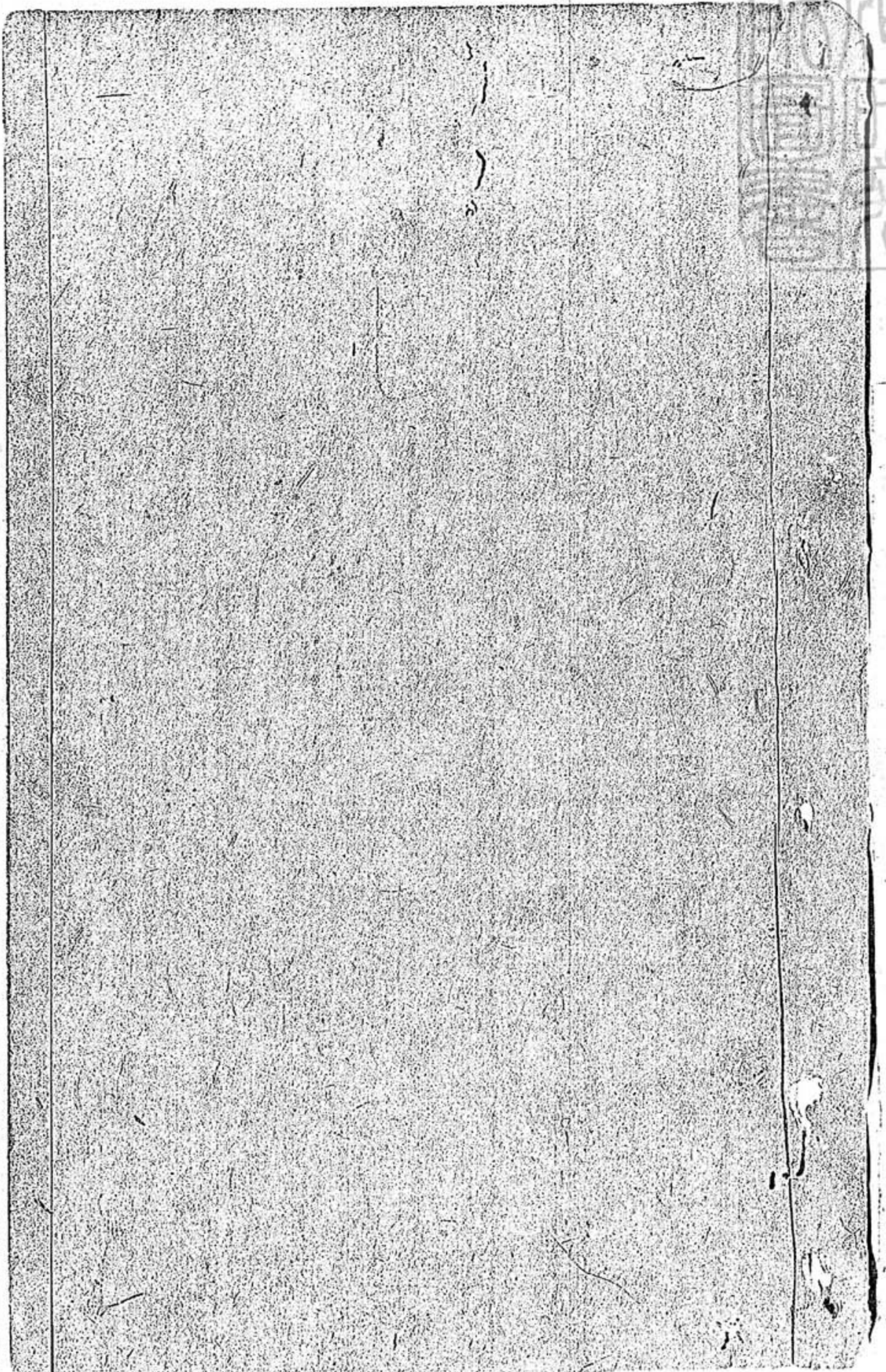
滿龍則樊城必為關公所有關公既得樊城則舉黃
河以南皆可振而有之如是則呂蒙雖襲荆州而關
公猶不至於無以自立也而滿龍言之曹仁聽之豈非天哉
乃騎白馬上城聚眾
將發誓曰吾受魏王令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去
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
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
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魏將于
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
關興於此公就令典贊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
處出現
中王各求陞遷但求陞遷而不求陞與拜辭父親送
投成都去訖此一去關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
郊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官曰關公自到北門
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蚤來降更待何時

之齊眾皆盡和議宋江請
聞亦謀相見太尉喜欣言
曰大設筵宴雖無炮馬烹
龍端的是肉山酒海堂前
鼓樂喧天是月尺吹而散
次日又排筵宴各敘平生
之慶第三日請太尉遊出
至暮尺醉而散倏忽已經
數日太尉要回京宋江等
堅留太尉曰英雄歸順大
義已全若不急回誠恐奸
姦別生異議宋江等曰既
如此不敢苦留當日會集

正言聞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劍
祖著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回
馬時右臂上中一箭前翻身落馬正是
水裏七軍方喪膽 城中一箭忽傷身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如此不敢苦留當日會集

水裏七軍方喪膽 城中一箭忽傷身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漢字音義

漢字音義

三

天
圖
書

